

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諸侯論一首

劉孝標辨命論一首

五等諸侯論一首

善曰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翰同

善注

陸士衡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吉曰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

之創制垂其基思隆後葉

善曰典引曰命以創制論語比考載曰以俟後聖垂基也

然而經略

不同長世異術

善曰左氏傳楚芊尹無字曰天子有經略古之制也又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

五等之制

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

善曰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

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為郡縣前聖苗裔靡有子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略萬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創五等製立郡縣銳同善注

得失成敗備在典謨

善曰王命論曰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書序曰典謨訓誥

是以

其詳可得而言

向曰詳議也

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

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

善曰長楊賦曰恢恢帝業孫卿子曰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廣雅曰曠遠也

任重必於借

即

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

濟曰天子任重必假借眾賢之力因羣賢之才所以分重也而輕焉庶事乃濟也

善曰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並建五長所

以弘其制也

良曰五長即五等也尚書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

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

銑曰維連也盤石大石也言萬

國相連以固王室如大石之不可轉動也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裁與財古字通周禮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漢所謂盤石之宗也 宗

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

向曰宗謂同姓者庶謂異姓者言二者皆能定此連城盤石之業也 善曰毛詩曰宗子

維城無俾城壞而獨斯畏也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

翰曰綏安御理

也 善曰大方法也呂氏春秋曰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知其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

濟曰是人之情皆欲如此其為人君即不然也 善曰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愛人利物之謂仁左氏傳欒武子曰季孫圖其身不忘其君也 安

上在乎

善本作於字

悅下為己在乎利人

良曰安上謂安居於人上者謂君王也 善曰孝經曰安上治

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故易曰悅以使人人

善本作忘二民字

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

善本作利之之利無也字

銑曰人已失利而後利之不如在利之時因更利之則其利廣矣可謂惠而不費也 善曰周易兌卦之辭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

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弗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后利之，愛而后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

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

分饗則國之不理，與諸侯同憂乃理矣。危害與諸侯共除乃安也。善曰：孟子謂齊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歧曰：古賢君樂則以

己之樂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利博則恩篤，樂遠

則真愛深。善曰：博廣篤厚，遠長也。憂深謂憂天下之深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毛

詩曰：憂深故諸侯饗。善本作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善本思遠也。故諸侯饗，享字。

字向曰：子孫相承不絕曰世及，祚福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夫然則南面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鄭玄曰：大人，諸侯之謂也。夫然則南面

之君各務其治。善曰：南面之后謂諸侯也。善曰：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之也。九

之民知有定主。善曰：九服天下也。善曰：上之子愛於是乎王下之。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也。

體信於是乎結

濟曰上之視人如愛己下之信上情相連結 善曰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民則百姓

勸鄭玄曰子猶愛也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鄭玄注曰體猶親也

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

暴

翰曰立諸侯若國理則足以共敦風化也王室道衰則足以相援以禦彊暴也

故彊毅之國不能擅時

之勢雄俊之民

善本作士字

無所寄霸主之志

向曰言分理各定人無爭也 善曰孟子曰彼

一時也此一時也漢書宣帝曰漢本以霸王道雜也

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

銑曰言天子國安由萬邦諸侯

思共治之謂各整治於國則天子皆安也 善曰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

主尊賴羣后之圖身

良曰諸侯謹敬以事天子

則圖身之本

壁猶衆自營方則天網自昶

濟曰言諸侯理萬邦則羣后諸侯也 國安圖身則主尊譬猶

衆網之目經營於四方開而張之天下網徧故網通矣 善曰目網目也以喻諸侯天網以喻王室也營布居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呂氏春秋一引

其網方目皆張

廣雅曰昶通也

四體辭難而心旂

力獲又

翰曰四體四支喻諸侯也辭去也旂背也心背以喻

天子也又安也言諸侯能安四方以去其難而天子之國獲安也善

善本

曰齊亦喻王室也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書稱王曰作股肱心旂

善本

無蓋

字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

向曰三代夏殷周也但有三不聞有四今云四者誤也善曰

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虞夏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屬統垂業廢興何如夫盛衰隆

敝善本從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

銑曰上教寬仁下人懷惠其化則興行上

政急下人怨其化則廢故云繫於人也善曰漢書韓安國曰夫盛之有衰猶

朝之必暮禮記東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

則其政

息也原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

良曰原謹也諒明也言事明暗不常善曰言法不

可常愿故期在於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時而或闇以諭盛衰廢興抑唯常理

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慈也娛萬切左氏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

杜預曰故世及之制敝

善本從

於彊御厚下之典漏於末折

濟

諸侯傳世之法敝於彊禦而難制謂其益盛而天子患之也厚封土地則失於

末太而本折也漏失也

善曰言諸侯世及而盛彊其弊在於彊禦而難制也

毛詩曰曾是彊禦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末太而本折也周易曰剝上以

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

蕭肅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

善本作

遘自二七

大必折尾大不掉杜預曰折折其本也

侵弱之

善本

遘自二七

翰曰遘起也三季謂夏殷周之末年天子無道則諸侯彊者侵弱此遘起自夏

殷周之末年也善曰班固異姓諸侯在表序曰秦患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

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國語郭陵夷之禍

偃曰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

終於七雄翰曰陵夷謂頽毀也七雄謂齊燕楚趙韓魏秦也言諸侯之道頽

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善曰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之陵夷漢書張釋

土崩東京賦曰七雄並爭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金公且目

涉商人之戒良曰成湯周公親見夏商封建之事以為鑒戒也照見也涉

之世尚書曰爾唯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文質相濟損益有物

若勤哉孔安國曰目所親見法之又明之也

文質損益各以取其宜也物事也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

地之道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

益可知也故五等之體善本作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

爾者銑曰革改也畛疆也爾者謂夏殷周也言成湯周公不改五等之體而

之也小雅曰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向曰言成湯周公豈

封畛亦疆也

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

好夏殷二王之禍不

改五等之法而乃暗於理世之計乎蓋聖王之道所宜然也玩好經理言筭也善曰二王謂夏殷也經世已見李肅遠運命論固知百世

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敝善本作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弊字

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翰曰懸遠也御猶禁止也愈差也殄絕也言周

止而雖善制必有衰敝蓋罔泰之數也且三代之末雖有侵弱之辱猶差於覆宗絕祀也而秦去五等之制有土崩之困亦痛於周末陵夷之時也善曰漢

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也是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家語孔子曰文武之祀無乃殄乎是以經始權

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

治之具善本有也字良曰是以理國之初者權宜之制其在多福思慮其終

圖以安天下使守其分人知其主也經治始初也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吳

越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書慮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也尸子曰聖人權

禍則取輕福則取重權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銑曰天子有

位以謀王室使其安也主弱則憑諸侯以為輔佐使不失其位也釋去也翼戴

猶輔佐也善曰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又叔向語宣子曰

文之伯也翼戴及承善本有積其敝善本敝上無其王室遂卑善

天子加之以恭猶保名位祚垂後嗣良曰祚福也善曰左氏傳曰名位

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親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

濟曰言諸侯翼佐天子則雖王室道卑且使皇家之緒繼而不止天子雖遭否

塞其政必存豈非諸侯置磐石之勢使之然也統緒輟止也神器天子位也

善曰東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注曰降及亡秦去業道任術善

輟止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史記曰商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王徵周之失自矜其得

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君大說善曰言徵周以弱見尋斧斤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翰曰左傳云

奪自矜以力滅周也羣公子樂豫諫曰不可公子者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

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也況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矣秦不

封子弟亦如用斧斷其所庇廕也秦所以不封諸侯將以弱其下此制國之道

實為暗昧也善曰弱下之術前王所棄秦以為是故謂之闇焉賈逵國語注

曰尋國慶獨善本作饗其利主憂莫與其善言良曰言秦獨饗天

用也猶字下之利不封建子

弟於國有憂難無人與之共除害也善曰國語雖速亡趣亂不必善曰國語

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向曰不必一道謂不必由奢侈暴虐則顛沛之釁實由不封立所致也善曰毛萇

詩傳曰速召也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什也是蓋思五

等之小怨忘經善本作萬字國之太德知陵夷之可患閭士崩之

為痛也銑曰言秦徒知五等有陵夷之患心暗於土崩瓦解解之勢周之

不競有自來矣濟曰競彊也善曰左氏傳鄭石巢謂子囊曰今趙國實不競行人何罪又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

之令主十有餘世善曰左氏傳治區未曰為之令主楊雄連珠曰然片古之令主所以統天者不遠焉爾雅曰令善也

言勤王諸侯必應翰曰周室雖不彊然天下有一言勤於王事將欲匡正者諸侯應之善曰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

氏傳狐偃言於晉侯曰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善曰公羊傳曰葵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震之者何猶曰振然也矜之者何猶莫若我故彊晉收其請隨之圖

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也向同善注

暴楚頓其觀鼎之志

銑曰收用也圖謀也善曰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

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下也

豈劉

項之能闕關勝廣之敢號澤哉

濟曰言周室雖弱諸侯之彊然如秦之大崩壞豈有漢高祖項羽之

徒能闕視關中而陳勝吳廣之輩敢發號於野澤哉言周無此事也善同濟注

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

無道有與共敝而

善本無而字敝從犬

覆滅之禍豈在曩日

翰曰假使秦能用五等之

制雖其無道且有諸侯共理其敝亦不見覆滅之禍在於昔日也善曰曩日謂土崩之禍也

漢矯秦枉大啓侯王

向

矯舉枉敝也言漢室既興舉秦之敝法大開侯王之國以封子弟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李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毛詩曰大啓爾宇焉周

室境土踰溢不遵舊典

善曰東京賦曰規摹踰溢尚書曰舊典時式也

故賈生憂其危

是錯痛其亂

銑曰賈誼上書云諸侯彊盛長亂起姦此所以危國也是錯又恐諸侯盛以爲亂乃勸景帝削諸侯土地善同銑注

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

良曰阻恃也善注同

勢方足者

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謂地廣兵足者

故為叛疾也土狹者逆遲謂終懷逆心為其土狹勢不足故為逆遲也向曰

六臣謂燕王臧荼韓王信淮陰侯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盧綰等皆

反七子謂吳王濞膠東王卬楚王代趙王遂濟南王卬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

渠等亦謀反弱網謂漢初綱紀尚弱漏網謂孝景時法網疎寬也善曰漢書

賈誼曰大抵彊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彊則先反韓信同胡則又反及貫高因

趙資則又反陳希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

弱最後反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貫

高非五等盧綰亡入匈奴故不數之

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

帝濟曰黥徒黥布也西京謂景帝都西京也東帝吳王濞也善曰皇祖高祖

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

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言淮

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黥徒羣盜所邪而反何也然黥

當為黔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素盞為泰常是

使吳吳王聞盜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盜也

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良曰言漢所以諸侯為亂者境土廣

大過於正典所以為災非是建立諸

侯以成累也善曰矯枉過其正已

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

見上文周易曰利用建侯行師也

漢必稱諸侯

善曰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

王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即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故

迎大王大王勿疑也

逮至中葉忘其失即割削宗子有名無實

翰同善注

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

向曰逮及也者有名無實謂有王侯之名實無其國矣善曰漢書曰諸侯小者

遙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朝錯之計削吳楚

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

邦新都龍襲漢易於拾遺也

銑曰漢既割削宗子不封其土而使王氏作威萬邦無諸侯之忌故王莽襲逆

易於拾遺物也五侯謂成帝舅五人同日封侯新都謂王莽封為新都侯也善曰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

封王莽為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

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

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侯

善本作疾字良曰遵法也言光武即位又不封建子弟是遵覆

車之遺轍也覆車之跡既遵其必喪也故比之喪家宿侯不亦宜乎善曰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也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尚書曰卿士有一

于身家必喪也。僅及數世，女姁充充。

濟曰：僅，劣也。言光武中興，劣劣然至於數世而姁充之賊，內外充斥，言多也。

善曰：尚書曰：寇賊姁充，軌與充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曰：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也。

卒有彊臣專朝，則天

下風靡。

善曰：彊，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世從俗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

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

不危哉？

翰曰：從橫，謂亂也。夷，平也。言一夫為亂而城池已為寇賊所平，豈不危哉？為無諸侯之援故也。善曰：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從恣意衡。

古橫字也。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于位者三子。

向曰：放命，謂棄叛王命為

逆也。于亂也。七臣：一曰蒯國，二曰邊伯，三曰石速，四曰詹柔，五曰子禽，六曰祝

跪，七曰蘇子。三子：一曰子頽，二曰叔帶，三曰子朝。是皆為亂王室者也。善曰：

左氏傳曰：初，平嬖于莊王，生子頽，有寵。蒯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蒯國之

圃以為園，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柔田，而收膳夫之

秩，故蒯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頽以伐王，不

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頽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頽，杜預曰：石速，士也。不

在五大夫之數。左氏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

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主替隗氏頽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

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太叔帶也。又曰：王

子朝，賔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

又曰大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杜預曰叔帶襄王同母弟也豈若二

漢階闥整擾而四海已沸

向曰言周封立諸侯而王室雖弱不至覆滅豈若二漢宮城之內整亂而四海已沸

也階闥宮城內也擾亂也

薛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

銑曰九服天下也所以朝入夕亂者

言速也蓋無所援助也

善曰薛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

遠惟王莽篡

曰何進私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遂廢少帝為弘農王

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

非謂天

下人也悼亦猶痛也

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

遂啓彊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

哉豈世之曩襄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

濟曰曩襄時謂周時也匡正也合謂合諸侯之衆以正

天子之位也言漢朝豈無此人哉

善曰聖王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蓋

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

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冠雉

之手

翰曰言漢所以亡者豈無同時之臣匡合之志蓋遠大之功屈於時異謂時無諸侯可以共為援矣雖有雄壯之心欲正王室所見折挫者迫

於位賤而勢卑人不威服其扼腕謂怒而捉手也委死也言烈士雖怒莫逆之
人而終死於讎敵手也 善曰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

庇民焉阮瑀與徐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无 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
憤發者也漢書曰燕齊之間萬士瞋目扼腕

向曰中庸之人不能堅守忠義或有變節以助暴虐之人矣桀謂其人暴虐比
於夏桀也 善曰漢書張博書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歆謂燕將曰今為君將是

助桀為 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 銑曰鳩聚也 善曰漢書曰
暴也

劉瓛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為與 然上非奧主下
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兖州刺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

皆市人 濟曰奧深也言非深沈知人之主也 善曰漢書曰翟義立劉信為
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干子皙將納之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

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共有寵子國有奧主呂 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
氏春秋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

無相保之志 翰曰師旅兵衆也班次也言下皆市人故兵衆悉散則無關
心何能有先定之次也先定謂爭勇於戰而先定其亂 善

曰范曄後漢書曰卓聞劉 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 善本
馥等兵起乃鳩殺弘農王

徒劫殺帝族也 善曰文子曰用兵有五 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
誅謂救弱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

滅矣

濟曰人望謂望漢復安之心未改也 善曰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乃拜王邑為虎牙將軍以擊義破之於是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

矣漢書陳涉詐稱公 子扶蘇從民望也

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

銑曰世位謂子孫相傳也言其子孫不必常有

安全之勢也 善曰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為一體也全或為今非也

昏主暴君有時比跡善本作故

五等所以多亂

善曰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

今之牧守

皆以官方庸能

良曰庸用也

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

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

良曰言天子有休明之德能申黜陟之理曰用於時也 善曰左氏傳主孫滿曰德之休

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長率連屬咸述其職

善曰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

連連有帥尚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 翰同善注

而淫昏之君無所容

過

向曰君謂諸侯也言雖淫昏過相防制故無所容 善曰左氏傳宋子魚曰又用諸淫昏之鬼

何則其不治哉故

先代有以之興矣

銑曰遞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也故先代帝王有立諸侯而祚興也

苟或衰陵

百度自勃

善本從心翰曰言天子且或衰微陵遲則百姓自亂法也

善曰尚書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官之吏以貨貨准才

少者下位故云以貨准才

則貪負殘之氓

字皆如羣后也

銑曰氓謂百姓言百姓貪負殘富

安在其不亂哉故

後王有以之廢矣

良曰後之帝王見其嚮官貪

且要而言之五

等之君為己田治

濟曰謂其為長父子孫計故謂必思

郡縣之長

為利圖物

翰曰謂其知不义居官故為利而圖於百姓之

何以徵之

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

志也善曰企及進取奔競以招譽禮記

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王

脩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

銑曰希少也言少能及此事也

善曰脩己安民積德

夫進取之情銳

而安民之與譽遲

良曰銳利也善曰鄭玄禮

是故侵百姓以利己

者在位所不憚

濟曰憚懼也言眾皆為之故不懼也

善曰安民

損

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

善本有也字翰曰實謂政化之美日以損之名謂虛譽之名日以養之此

事皆夙夜為之而不止也

善曰進取名速故損實

君無卒歲之圖臣

事以求之列子曰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也

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士眾皆我民民安己受

其利國傷家嬰其病

向曰此郡縣長所為如此五等諸侯則不然也

故前人

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

銑曰後嗣思繼嗣於先君如先起其堂上構以木則成大厦之屋

考作室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

翰曰謂其知長父之計也膠固

謂如膠漆之堅固也

善曰漢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

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

書鄭泰曰以膠固

使其並賢居治固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

之眾當解合之勢

向曰言使諸侯與郡縣並賢而理則諸侯以長久而功多郡縣

過有深淺

長以數易而功少若愚處亂則諸侯以累世流惠過乃淺矣郡

縣長以侵人利己過則深焉 善曰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者譬並賢
居治而功有優劣也言秦漢同立郡縣而脩短異期者譬兩愚居亂而過有輕
重然則探善本無采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良曰一理謂合典則也
也然此八代異於辯亡各觀文立義也崔寔政論曰今既秦漢之典殆可
不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
以工言蔽矣濟曰秦桑先王之正道漢封土地之太廣皆可一言蔽之也
善曰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安國尚書
傳曰蔽斷也

辨命論一首

并字善曰劉璠梁典曰孝
標辨命論蓋以自喻云

劉孝標

翰曰辨人死生窮通必有命也故因管輅以發此論
善曰孝標植根滄右流寓魏庭冒履難危僅至江左

負材矜地自謂坐致雲霄豈圖後巡十稔而榮慙一命
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壯浮競也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善曰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
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弟展謂輅

曰大將軍待君意厚輿當富貴乎輅長歎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
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

告余

善曰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涉赤墀之塗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也

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

也

善曰莊子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

故謹述天旨因言其

致云爾

善本無爾字翰曰天旨謂天子意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

善曰鄭璞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扶不羣抱

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邈今

實具海內之名傑豈日

者卜祝之流乎

濟曰日者謂掌日月歷數之任者卜祝謂主卜筮祭祝之辭也言輅之才器豈獨此者之流乎善曰墨子曰墨子

北之齊過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寬矣與

祝之間也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寬矣與

善曰史記曰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

然

善本有則字

高才而無量貝仕號食殄食而居天

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

善曰左氏傳楚叔伯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又

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

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

關焉紛綸莫知其辨

良曰天謂年壽不長也關止也言年可止任而不逝也紛綸言多也言人之所論者甚多

也善曰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爲人也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司馬彪曰夭折折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歲黠鄭玄儀禮注曰辯別也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

翰曰王充字仲任司馬遷

字子長並言貧賤富貴夭壽皆有命不在賢愚也源本也謂一言可以蔽其本也闡開也謂開人心之所惑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語

注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富貴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頡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蚤天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此其大彰較者也余甚惑焉者也至於褐冠蹇牖必以懸天

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

尚曰甕牖貧賤之居也褐冠貧賤之服也此言貧賤之命懸繫

於天必有其運鼎貴高門謂富貴也

善曰七略鷦冠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

以褐冠故曰鷦冠禮記孔子曰儒者蓬戶甕牖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在乎

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賈捐之曰石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說說女

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左傳閔子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說說交

喧善本作咋阻異端斯起

銑曰說說喧也謂言語喧繁不定貌善

謹字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說說謹咋音訓

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

素切咋音祖格切論語子曰攻乎異端

子玄語其派而未詳其本濟曰李蕭遠作運命論述其本根而不通

其條派也良曰郭子玄作致命論言吉凶

由已故云未詳其本善曰郭子玄作致

嘗試言之曰翰曰事在冥昧理不

命由已之論言吉凶由已故曰語其派

善曰莊子曰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

地無為以之寧杜預左氏傳曰嘗試之也

夫道

善本作

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

夫道

善本作

生萬物則謂之

物而不為之主王弼曰萬物皆得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

善曰老子曰大道記

道而生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

向曰任其生性故無主善曰老子曰大道記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

善曰老子曰大道記

向曰任其生性故無主善曰老子曰大道記

焉皆得不知所以得

銑曰物之生也任其自然但見其形則不知其何以如此是由不見所生不知所至濟曰萬物所生皆得其所亦不知何為得所也

善曰莊子曰孔子觀於呂梁見一丈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固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

其力

良曰道之無形則陶鑄萬物混而成之則不求功於萬物矣既不見道形亦非以道為力矣善曰周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韓康伯曰

之辭也爻以鼓動効天下之動也莊子肩吾謂叔連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典引曰沈浮交錯庶類混成生之

無亭主母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

翰曰亭毒均養也虔劉殺也皆任自然也善曰老子曰亭之毒之

蓋之覆之主弼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

墜之深淵

善本作泉非其

怒升之霄漢非其悅

善曰墜之淵泉鱗屬也升之霄漢羽族也言各稟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也淮南子曰鳥魚生

於陰屬於陽故魚遊於水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

蕩乎大乎萬寶

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

銑曰蕩廣也寶物也確堅也純厚也言道廣大萬物以之化生其理堅厚一作

其化終不改易之也。善曰莊子曰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扁書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吾愛其一成而不化而不可易則謂之命命也。化以待盡之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

者自天之命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若命之不可易春秋元命苞曰定於命者天之命也所受于帝行正不過得壽命也。定於

冥兆終然不變也。良曰冥昧也兆始也言命定之於冥昧之始不可變易也。善曰祖台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帝

典論曰夫生之必死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言脩短之命位有通塞天地所不能變也。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言

之遇鬼神莫之要。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然能感。韓曰其上聖哲弗能預也。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然能感。氏有力

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言命運若來雖有此力無能抗捍魯陽公與韓構戰將暮不勝魯陽公至誠麾戈日為之退三舍言命將去雖此至誠不能感留之

倒謂却行也。善曰淮南子曰昔某土之力怒魚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禹

辛爭為帝許慎曰昔某土古諸侯之強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弔魏武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肉。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

於箭則漏

向曰言人命短者不可緩運於寸陰之間長者又不可令急刻於箭漏之內也皆盡於自然箭謂水中置竹箬水漏至刻以知其數

也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

至十德

二十為度韋昭曰舊漏晝夜共百刻哀帝有短祚之期故欲增之也

未能踰上智所不免

善曰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論語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賢聖所不

能免 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

善曰尚書堯典

曰放勛欽明又帝曰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曰天乙立是為成湯呂

文

氏春秋曰成湯之旱煎沙爛石楚辭曰十日並出派金鑠石

銑同善注

公噍

二徵

其尾窶尼絕其糧

良曰言進退有難亦命也宜尼孔子也孔

子在陳絕糧亦命也 善曰傳子曰周文

王公子公里有聖德謚曰文毛詩曰狼跋其胡載窶其尾毛萇曰窶跲也窶音致

顏回敗其叢蘭卉耕歌其芣

浮

音以濟曰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死文

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卉耕謂伯牛也有德有德而有不德有惡疾

韓詩曰采芣傷大有惡疾也詩云采芣芣薄言采之芣芣臭惡草傷君子有

惡疾道不通也 善曰薛君曰芣芣澤寫也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

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芣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

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伯夷也叔

謂叔齊也斃死也淑媛婦人也訴毀也 善曰崔瑗亡蠲曰三王行化夷叔隱

已古史考曰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

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脩

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傳子曰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

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騶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孟子

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不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

曰何哉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

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

之子焉能使不遇哉 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善曰大戴禮孔子曰

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 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派王

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職 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楊雄反離騷曰欽子楚之湘纍

閭沈骸於湘渚善曰史記曰子胥自剄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

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楊雄反離騷曰欽子楚之湘纍 賈大夫沮志

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纍也 向同善注 賈大夫沮志

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銑曰賈大夫賈誼也沮喪也長沙地

名誼見逐為長沙王傳也馮都尉馮

唐也皓髮白首善曰東觀漢記曰相譚君山鴻漸殺羽儀於高雲字君山少好學偏治五

經光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問譚曰吾以識決之何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識問其故譚頗有所非是上怒曰相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貫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

鴻漸于陸許慎淮南子注曰鍛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弋下高雲之鳥

向同善注敬通鳳起善曰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少有倣儻之翻於風穴志明帝以為衍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

增壞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皇之翔至德也濯此豈才不足而行

有遺哉濟曰上之所述聖賢遭其時難或有不達而死豈是才不足而行

行乎奚居有遺蓋天命也近世有沛國劉瓛善曰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並一時秀士也

良曰近世謂齊朝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

舉秀才少雋學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

遇疾卒瓛弟璠字子珪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璠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璠

草尋署射聲校尉卒官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璠君影切

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向曰揚震明經

博覽無不窮

故時之諸儒謂之為關西孔子言劉琨與震同故言關西孔子誘進也善

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車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

失之矣又禮進則志烈秋霜志貞崑主必亭亭高竦不雜風塵

記有儒行篇王璉則志烈秋霜志貞崑主必亭亭高竦不雜風塵

銑曰崑山名出美玉亭亭高貌也善曰范曄後漢書孔融論曰凜凜焉鳴鵠

焉其與秋霜崑玉比質可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岩岩郭璞遊仙詩曰高蹈風

塵上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翰曰衡門橫木為門蓋貧賤之居

外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

德毛詩曰衡門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

之下可以棲遲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

祀無饗食因斯兩賢以言古則向曰兩賢則璉璉也言因此兩賢不達

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書曰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

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

於當年韞哥才而莫用銑曰主金所以比美君子質相言其形貌也擯

斥猶棄置也善曰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

相毛萇曰相質也又曰髦俊也司馬彪莊

子注曰擯棄也馬融論語注曰韞藏也

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

同死直貫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

者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斯

善本作其斯

之謂矣

善曰輪字曰死生有命富

貴在然體命

善本作然命體

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而

善本無而字

後笑

或始吉而

善本無而字

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

良曰言人之運命亦有因人成

者也善曰周易曰同人先號咷後笑老子曰不召而自來傳子曰昔人知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

交錯糾紛迴還倚

伏非可以三理微非可以三途驗而其道微密

善本作密微

寂寥

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

銑曰忽恍不明貌言運命出於無窮動於幽暗不可以一理一

途以為徵驗又不可以形聲所聞見也

善曰子虛賦曰交錯糾紛鵬冠子曰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思立賦曰北叟頗識其倚伏抱朴子曰驚銑不

可以一途驗筆琴不可以膠柱調也鬼谷子曰即欲聞之貴密密之貴微幽狂

賦曰寥廓忽恍文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

冥管子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也

必御物以效靈亦馮人而成象壁

王之言族任百官以司職

良曰言人若託以運命而不求於物不馮於人則運命或不相符也若乘物馮人或亦呈其靈

象也御猶乘也 向曰冕旒天子服也言天子之命居旒冕之尊須任百官以爲主司之職乃成其命言人之運命或有相資而成象者亦如此焉 善曰言

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譬如天王冕旒而執契而或必因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

者覩湯武之龍躍謂甚 善本作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

謂英睿擅奇響 銑曰龍躍謂欲升天子位也戡勝也言或有人不達運命見成湯武王征伐以取天子之位以爲能勝亂敵者

在於神武之功不由命也又以孔子墨翟有道德挺生謂其英智自擅其聲亦非千年五百之運命也 善曰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文曰或躍在淵

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璜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沉漬躬紂于酒德矣攻之予必使汝大

戡之孔孔子墨墨翟也蔡邕陳木丘碑 視彭韓之豹變謂執鳥猛致

人爵見張栢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 翰曰彭彭越韓韓信豹變者言其猛而有文也鷙執也言

有不達運命者見彭韓二人豹變爲列土之王謂其執勇猛之道以征伐得之也人爵則封王是也 良曰青紫貴服也 善曰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

記曰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鄭玄曰鷙蟲猛獸也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漢書曰張敖字子文善訟

令禹授太子遷光祿大夫後賜關內侯范曄後漢書曰桓帝治駑陽尚書按六子為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總然也

漢書東侯勝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宣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濟曰莊子

澤藏舟於壑謂之固矣然而有力者負之而走其昧者不知也言皆是所稟受天道運轉非必己能所至言湯武孔墨彭韓張栢皆天命運轉所為不必由己

也善本無故言而非命者善本無有六蔽焉爾善曰論語子曰由汝聞

同濟注善本無出此故義請陳其梗槩古代切善曰東京賦夫靡顏膩理哆也昌

則殊也則殊也許頤子頤烏形之異也銑曰靡顏膩理好貌也哆噉張口不正也頤頤鼻

為戚六頤割形之異也高貌也乃人形之異也善曰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瞋些王逸曰靡綴也膩滑也惟南子曰哆噉為遠蔭戚施醜也說文曰哆朝

張口也音侈通俗文曰噉口不正也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雅顏戚羈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向曰朝謂日未出時晨謂日出時也

千歲故年之殊善曰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朝許慎曰朝生暮聞三言如

死蟲也生水上似蟻蟻養生要曰龜鵠壽千百之數注壽之物也

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良曰辨別也善曰史記曰淳于髡說鄒忌趨

出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

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在氏傳曰程滑殺厲公荀罃主飭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周子有兄而無惠不能辯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
以之爲癡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入是知二
者之候也

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

銑曰三者謂形異年殊神辨也且人皆同知此三者定之于造化而榮辱之間獨云

由人所得者是知兩五之數未識其數之十也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
無爲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乎内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

左氏傳叔興曰吉凶由人史記齊威王使人說龍犀曰角帝王之表
越曰晉楚闕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向曰額有龍犀入髮額左角有日
右角有月帝王之相也善注同

河目龜文公侯之相

翰曰目上下正平曰河目龜文

謂足有龜文也善曰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其張其弘語劉文公曰孔子仲

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下匡平

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固貌狀有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

錄善曰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
左氏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

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已
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一子于荀皆遠之

王弱抱而入再拜皆
壓紐也銑同善注

是虹樞電昭聖主德之符夜哭聚雲樹鬱與王

之瑞

翰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而生少昊帝舜母感樞星之精而生舜北斗第一星也電光也向曰漢高祖時送徒酈山斬大澤之蛇有老嫗夜

哭曰吾子白帝子為赤帝子所殺白帝子秦也赤帝子漢也漢高祖隱於芒碭山嘗有聚雲氣如蓋也鬱鬱氣盛貌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

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華渚渚名也朱宣少昊氏詩含神務曰大電繞樞照郊野感符實生皆帝漢高祖功臣領曰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興王賞

諫皆北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

銑曰北跡也言帝王之跡發於前期渙汗流布貌善曰周易曰渙汗其

大號若謂驅貔

頻夷

虎奮

奮

尺劍入紫微

升

帝道則未達

宵

宜之

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

翰曰言自古帝王所興皆應天命符瑞若謂威猛之道可以取之乃入紫微升

帝道是則未達宵宜神明之數矣帝道帝位也善曰尚書武王曰如虎如龍

如熊如羆于商郊孔安國曰貔擊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

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源道者測宵宜之深呂氏春秋曰宵宜莫知其情王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

妄處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

良曰有仇氏女子得嬰兒於空桑之

中獻之於其君君今呼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居伊水之上乃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走無顧明日視曰水出告其隣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又曰歷陽地名也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後立沒為湖人悉化為魚鼈故言化為魚鼈也

善本楚師屠漢卒睢惟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如善本作

雷震濟曰楚師謂項羽也鯁填也善曰漢書曰項羽晨擊漢大軍彭城靈

申起率數萬之師越韓魏而敗彊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萬衆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申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屈

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厭死故相積於長平也火炎昆岳礫石與琬

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

之殆庶焉能亢善本之哉其蔽三也向曰礫瓦琬琰玉也零落也蕭

夏子夏有文學伊尹顏願固也謂其知幾也言運命所遭雖文學之子知幾

之人亦何亢禦也善曰尚書曰火炎昆岡玉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在西序

傳玄鷹兔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毛萸詩傳曰蕭蒿也史記曰言傳其人子游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王弼曰庶

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焉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莊子曰賓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轉瞬曰寧溘死以流云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漢詔曰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詬恥也

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善曰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嚮者經虜庭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九州

春秋閭忠說皇甫嵩曰今將善曰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軍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

生妍蚩其敝四也善曰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孫子荆陟陽候詩曰三命皆有極

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翰曰雲從龍風從虎相感應也善曰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西子講

德論曰風馳雨集故重華立而无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銑曰言善惡各從類

而見也重華舜也元凱八元八凱也辛受紂也飛廉紂之讒臣也善曰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在氏傳季孫衍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攡檮戡

大臨左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

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伊奔告于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商生比干廣蜚廉生惡來

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閭主衆明君寡而黑

猶不同器臭鸞鳥不接翼濟曰薰香草也猶臭草也臭惡鳥也鸞神鳥也鳳皇之類善曰莊子曰天下之善人少

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少庸君多杜篤弔叱干文曰閭主之在上豈忠諫之

是謀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化以其類異也孫盛晉

陽秋王夷甫論曰夫芝蘭之不與茨棘俱植鸞鳳之不是使渾胡敦徒

與臭鸞同棲天理固然易在曉晤西都賓曰接翼側足

檮杌種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

之下良曰踵武謂繼跡也雲臺書府閣也言不才之子繼跡於書府之上也

上仲容庭堅賢人也耕耘謂營農也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

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

渾敦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佞明德以

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檮杌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

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雪臺使出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八愷之二已見上注法言

曰谷口鄭子真不訕橫去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善曰

其節耕於巖石之下

董仲舒對策曰治亂廢興在

彼戎狄者人面獸心

寧安鳩毒

良曰信

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

心懷惡

善曰戎狄謂魏也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在氏傳管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以誅殺為道德以

蒸報為仁義善曰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

妻之小雅曰上淫曰蒸下淫曰報

雖大風立於青丘擊齒奮於華野比於狼

戾曾何足喻

翰曰大風國名青丘地名擊齒國名華野地名言今戎狄比於昔日其狼戾惡逆曾何可喻善曰淮南子曰堯之時襄

廩尤嬰大風封豕擊齒修蛇皆為害堯乃使羿誅擊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殺窺窬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豕於桑林高誘曰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人害者北狄之地有凶水大風驚鳥青丘東方封豕大豕桑林湯禱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自

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

銑曰不競猶微弱也版蕩亂也

左帶戎狄之服也沸脣戎狄之語也言戎狄自晉微弱天地有亂乃乘此間隙如電之疾以為叛逆也謂劉聰之徒也善曰金行謂晉也干寶搜神記程倚

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歌南風不競毛詩曰上帝版版毛萇曰桎晚切又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左帶左

衽也尚書曰四夷左衽罔弗咸賴元長勸給虜書啓曰息沸脣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沸脣也魏志詔曰劉備孫權乘間作禍辨論曰電發荆南

遂覆瀍洛傾五都

善曰東京賦曰汧洛背河左伊瀍干居先王

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

濟曰先王桑梓謂夏殷周之所居也竊名號謂為帝號也中縣謂中國也善曰毛詩曰

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漢書高紀

與三皇競其氓

善本作

黎五帝角其

區宇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萌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西京賦曰區宇又寧

種落繁熾充物

神州

良曰物滿也神州中國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梁商上表曰匈奴種類繁熾不可殫書子虛賦曰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河圖曰崑崙東南地方千里名曰

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也

而汨

之以入其蔽六也

向曰古人云為善則福為亂則禍蓋虛言矣是皆否泰之理盈縮之運以及於此也善

曰尚書湯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唯南子曰孟春始羸孟秋始縮高誘曰羸

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

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

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

銑曰賦布也

善曰死生有命已見上文論衡曰凡人有死生

天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秋曰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知其所由之也

惡此四者人之所行

善本有也字善曰相範世要論曰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

夫神非舜禹

心異朱均才絀

卦

中庸在於所習

子曰商均舜子皆愚暗人也言人

有神非聖明又心不思暗絀及中庸之性者事皆在於習而成也善曰舜禹

二帝也淮南子曰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

可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喻也廣雅

曰絀止也胡卦切賈誼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

習善爲善

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

向

言中庸之人逐物遷性有如素絲無有恒色或玄或黃相間代而作或見臭好

臭遇香好香隨時而變鮑魚臭也芳蘭香也善曰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

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

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

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

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

善曰戶

君子慎其所去就者也

路東鄙之野人孔子教之皆爲賢士

楚穆謀於潘崇成於

曰應瞻爲太守人歌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

善本
作殺逆之禍

良曰楚穆王成王子也初成三欲黜之乃先其師潘崇崇請以宮甲圍成王王縊死穆王乃立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欲

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王縊穆王立潘崇太子師而商臣

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穆王名也仲

由子路也衛太子蒯聵以戈擊子路結纓繫冠也言惡者乃盛善者乃死也

善曰楚之後業皆商臣之子孫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今後嗣王

左氏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圍欲劫孔悝而納太子季子曰

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獻敵子路以戈擊之斷

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言凶在乎命也善本

而死杜預曰季子子路是也而福謙故宋

字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故宋

公一言法星三徙濟曰宋景公有疾熒惑守心熒惑炎星心宋之分野朝

股肱不可也曰可移於人公曰國無人何以爲君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人

歲不登何以畜人是時熒惑乃退三舍延祚二十一年由景公之善言也熒惑

謂執法之星故云殷帝自翦千里來雲善曰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

法星也善注同

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若
時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祭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也翰同善注

使善本作善惡無徵未洽斯義向曰謂宋公殷帝若為善無徵則未

因此而言則害盈輔德其由影響若以善惡之合此義此義謂星退雨至也且于公高門善本作以

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銑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脩

焉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者果至定國為丞相封侯此所謂待

封也善曰漢書曰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

適見報囚母大驚卑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此君

意當老見壯子刑戮也行矣去東海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善曰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彊而不若使

善本作如使仁而無報奚為脩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良曰仁

必有所報若使無之則何為脩善立名者乎此乃激過之辭矣徑廷激過也
善曰若必為仁而無報何故脩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為茲說者斯乃
徑廷之言耳莊子肩吾問于連叔曰秦有徑大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

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

韓曰：婉，柔也。濟，河漢之水深廣。善曰：此釋聖人之言，顯晦難測也。左

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建德之國。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无當也，往而不反。吾驚怖其河漢而無極也。司馬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無有崖也。或立教以進庸，怠或

言命以窮性靈。

向曰：聖人立教，有詩書禮樂以進中庸，嬾墮之人或言運命，以至其性靈也。怠，嬾窮至也。善曰：此釋不同之所由。

也。積善餘慶，立教也。

向曰：古人所謂積善必有餘慶，則有為善而見殃者，此蓋是先聖立教，教人為善，其實在命也。善

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徐幹中論曰：北海孫期云：積善餘慶，誘民於善路耳。

鳳鳥不至，言命也。

銑曰：孔子曰：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蓋歎不遇聖君，亦天命也。善同銑注。

今以善本有

片言辯其要趣，何異

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

向曰：理之冥昧，其或難知，是非反覆紛綸，莫定今若以片言辯之，亦如朝

生夕死之蟲，而論春秋寒暑之變，其可及乎。善曰：毛萇詩傳曰：蜉蝣渠渠，略也。朝生夕死。莊子曰：螻蛄不知春秋也。

且荆昭德音丹

雲不卷。

善曰：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

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大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榮

濟同善注周宣祈雨珪璧斯馨

良曰周宣王

盡珪璧於神明而雨不至豈不精誠湯則有千里之雲雨同為明君事則有異

于

善曰毛詩序曰雲漢仍救美宣王也詩曰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史種德不逮勛華之高

為丞相而堯則有愚子丹朱舜則有不肖子商均也善曰勛華已見上文

延年殘獷

未甚東陵之

酷暴

善本無暴字向曰獷惡也嚴延年殘惡亦未甚盜跖之酷暴而延年速

不可附也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也

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

興殊其跡蕩蕩上帝豈如是乎

銑曰蕩蕩寬廣貌帝天也善曰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翰曰雞鳴不失其時也雖風雨晦暝亦鳴不改喻君子雖居暗亂之世其善不改也善

曰此釋君子所以自強也毛詩鄭風也鄭玄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

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

尚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家語孔子曰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

夫食稻粱進芻

楚秦患衣狐貉

鶴素綺也襲冰紈素綺也

向曰梁米也牛馬食曰芻犬食曰藁藁謂以狐毛為裘冰紈

黃鵠啄君稻梁國語曰芻豢幾何論語子觀芻豢之奇舞聽雲和之

琴瑟此小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

善本作此生人

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

銑曰非求其榮利而後為之皆人情所必

須也善曰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詠懷詩曰北里多奇儻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

修道德習仁義敦

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

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

善曰公羊傳曰君子

大居正莊子身堦弔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也郭象曰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明其無可奈何

識其不由智力

韓曰識窮達之理不由智力所致乃在於命也善曰莊子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命論曰

不知神器有命不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

善曰莊子曰可以智力求也

曰予惡乎知悅生之或非邪

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

向曰夏大屋也善曰尸子曰人

之言居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楚辭曰冬有土室編蓬未足憂其

大夏王逸曰夏大屋也毛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

慮善曰土室編蓬已不充屈善本作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善

禮記孔子曰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訕於富貴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妻

謂曾子曰先生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善曰司馬遷為太史公故曰史公遷集有

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

有士不遇賦 翰同善注

文選卷第五十四



學校字號進

永福三歲次庚申六月七日

平氏政鈞臣

大隅產能化丸率

加朱墨

三二安